

“陌生”的牵挂

□ 孙成栋

傍晚下班时,蓦然想起新一期的几种杂志还没买,就稍微拐了一下路,来到多年固定的购买点——长亭路上一家兼营水果与报刊的小亭子。

到了亭子前,却发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往常,车子还没停稳,亭主老伯就会默契地将我需要的几种杂志摆齐,再用塑料袋装好,只等我取。而此刻,亭子的小窗和门都紧闭着,亭外长台上摊得满满的报刊却没收回去,想必是遇到什么着急事,匆匆离开了。这可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现象。一瞬间,心头涌起一缕牵念,莫不是出了什么意外?想与老伯联系一下,却发现没有他的手机号码,一时不禁颇感失落。遗憾之余,只得自我安慰:应该没事的,也许,过会儿老伯就会回来。

于是,一边站在亭外等候,一边翻看新刊上的美文,倒也不觉得无聊。几篇文章看完了,老伯还是没返回亭子,本想再等些时候,可“胃大人”提出了抗议,无奈只得作罢。可杂志怎么办呢?忽地,我想到自己认识老伯的儿媳,还是微信“好友”呢,并且平常见她对老伯颇为敬重,何不将购刊款发给老伯的儿媳呢?

收到我突然发去的20元钱,老伯的儿媳颇

觉意外,待我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,她连连致歉,并表示将把情况转告给老伯,杂志款也如数转交。这下,我终于如释重负,一方面这说明老伯肯定没发生什么要事,要不然他儿媳肯定知道;另一方面我没耽搁买杂志,也没欠老伯的账。

把杂志装进包里,骑车踏上归途。细想起来,我与老伯并无交往,属于那种“熟悉的陌生人”。然而,面对连姓名都不知道的老伯,不知不觉中竟有一种牵念埋藏在心田的角落。

不禁想到去年夏天,我出差在外一个星期,其间恰逢我常买的杂志的上市日。见我一直没去买杂志,老爹总是念叨:那个戴眼镜的“大先生”,每月雷打不动地来买杂志,这次不知怎么了?后来我出差回来,去亭子买杂志时,老伯才仿佛心上的石头落了地。“哎,终于来了,都给你留着呢,一本不少,有人要我都卖了。”说着,将装得整整齐齐的塑料袋递给我。

当时,老伯的儿子儿媳正巧也在亭子里帮忙,他们顺便告诉了我老伯念叨的事。带着笑意“随便”的一席话语,却让我的心头漾开涟漪。按理说,亭子前整天人来人往,应该不差我一个买刊人。而那份念切,谁又能说不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关

切呢?这份关切不浓烈、不喧哗、不煽情、不做作,却如一朵不起眼的棉花,于无色无香中孕育一份绵绵的温暖。

是的,人世间注定会有一个“熟悉的陌生人”,以“点头之交”甚至“从无交集”的方式出现在每个人的生命里。那条清浅的牵念之溪,似有若无,淡然无痕,纵然萍水相逢、擦肩而过、咫尺天涯,也始终不会干涸,宛若多年后,你我依然记得那个走街串巷的卖菜人、那个进村入户的邮递员、那条挂在老榆树上的黄丝巾、那场淋湿一船稻谷的太阳雨。

也难怪,朝朝暮暮、风风雨雨、烟烟火火之间,怎会没有一种“陌生情愫”在心头萌生。学校门前那个卖蛋糕的大婶,这几天怎么没出摊,莫不是病了?街角那个烤红薯的摊点,摊主突然换了,背后有着怎样的曲直?巷边那个修鞋匠的儿子进入公务员招录面试了,不知有没有通过……隐隐地,碎碎地,暖暖地,你我将一种关爱在生命里种植,那缕非亲非故的真情,从来不需要想起,却永远也不会忘记。

只因,这份牵挂不染尘埃、温情常在,让心与心之间的藩篱土崩瓦解,纵是人在天涯也近若咫尺……

父亲的白露充满了人间烟火味,也弥漫着诗情画意。

每到白露节气,大地一片丰收景象。谷子黄了,棉花白了,枣儿红了,葡萄紫了,梨子熟了……风搬运着各种花香果香,深吸一口气,心都醉了。这些站在田野上的庄稼,散落在村头路尾的果实,都赶着节气而来,满山遍野,感恩似的献出最美的结晶。

父亲行走在丰收的图画里,心中还惦记着种萝卜、点白菜。一大早就带着萝卜籽,扛着锄头,走向田地。秋冬两季,萝卜是餐桌上的主力军。父亲翻上了一大块田地,点穴、播种、培土、浇水,一道道工序,完整有序,忙得满头大汗。不过,对于常年劳作的父亲而言,这点累算不得什么。种完萝卜,父亲点上一根烟,深情地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,心里美滋滋的。他知道,这些种子睡在肥沃的土层里,等待着时节的召唤,便会破土而出,长出生活的希望。有时候,抽完烟,父亲兴之所至,哼起歌,在田地里转悠,眼中充满了对生活的满足和快乐。

“白露秋分夜,一夜凉一夜。”白露是秋季第三个节气,白天与晚上的温差越来越大,夜晚空气中的水汽接触到地面或草木时,迅速凝结为细小的露珠,晶莹剔透,阳光照射在上面发出洁白的光芒,所以被称为“白露”。此时秋高气爽,月色分明,是一年昼夜温差最大的时候。父亲每到白露,总是提醒我,白露不露身。此时,他还会舀出半碗糯米酒,兑上半碗水,美滋滋品尝着农家的收获,父亲一直保持这个习惯。我不解,父亲伸出宽大的手摸着我的额头,说“米酒醇厚香甜,可以温暖身子,白露喝最合适!”

空闲之际,父亲常常泡一杯清茶,捧一本书阅读。沐浴在书香中,父亲显得平静优雅。父亲对我说,白露是一个富有灵气的名字,也是秋天最美的时节,古今中外留下了大量的诗歌。其中他最喜欢的是《诗经》的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。他曾买了一本线装的《诗经》,常在农闲时阅读。岁月流逝,父亲老了,书页泛黄翻卷,满是手渍,斑驳得如他的沧桑面容。不过,这本同他一起老去的《诗经》一直陪伴着他,生动记载了父亲阅读的美好时光。父亲有时一边翻看,一边朗读,声情并茂,浅吟低唱,仿佛一位饱读诗书的秀才。我深受感染,对白露诗歌也是情有独钟。我知道,在平平仄仄的诗歌中,留下了父亲奋斗的足迹,也打开了父亲的诗和远方。

父亲眼里的白露是不一样的,“凉风至,白露降,寒蝉鸣”是一种;“谷至白露遍地黄”是一种;“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”也是一种。但不论是哪一种白露,都是他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。

父亲的白露

□ 王晓阳

小小说

说说心里话

□ 谷永建

得知驻村第一书记徐书记即将离任的消息,梨花村的老杨连续几日吃不下、睡不着,对徐书记充满了万般不舍。他忍不住对老伴说:“我还有好多心里话没和徐书记说呢。”

老伴一撇嘴:“净说些没用的,你一个庄稼人能有啥心里话?你要真记挂着徐书记的恩,来点实际的比啥都强。”老伴说着,一指院里撒欢的鸡鸭,“为了让乡亲们过好日子,徐书记风里来雨里去,晒黑了,累瘦了,咱不如杀两只鸡,让他带回家去补补身子。”

老杨冷哼一声:“你净想歪点子,徐书记驻村以来,你打打听他收过谁家的礼,吃过谁家饭?”

就这样,两口子你来我往,谁也说服不了谁。到最后,老杨冲老伴扔了句“你不懂”,转身回了屋。

思绪万千的老杨,脑海里又浮现出上次和徐书记聊天的情景。那天,刚下过一场大雨,村里的雨水管道被垃圾堵住了,老杨正在疏通的时候,正好被路过的徐书记看到。徐书记二话不说,挽起衣袖和老杨一起干了起来。

“老杨,最近家里有啥困难没有?”歇息的时候,徐书记关心地问道。老杨笑逐颜开地连连摆手:“俺现在吃穿不愁,又住上了新房子,生病住院还有医疗补助,莫说没有困难,就是有点,我们也能克服。”

徐书记欣慰地点点头,又向老杨征求对扶贫工作的意见。老杨羡慕的目光紧盯着徐书记胸前熠熠生辉的党徽,嘴唇翕动了几下,刚要开口说话,徐书记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徐书记接完电话,和老杨打了声招呼,便匆匆地离开了。

直到今天,老杨还在懊悔,那天当着徐书记的面,咋没把心里话早早地说出来呢?想到这里,老杨只觉得心潮翻滚,难以平静,他从抽屉里取出笔和纸,伏在饭桌上,一笔一画地开始写了起来。

“半天不回家,你干啥呢?”老伴进了屋,一眼看到桌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的稿纸。她好奇地拿过来一看,吃惊道:“你在写入党申请书?”

老杨庄重地点了点头,环顾着屋里崭新的家具,对老伴动情地说道:“现在,咱家里的生活一天一个变化,俺打心眼里感激党的扶贫好政策,感谢徐书记这样的扶贫领路人。吃水不忘挖井人,享受了国家那么大的帮助,俺得知恩图报,用实际行动回报党的恩情啊。”老杨说完,把入党申请书放在了贴身口袋里,“我现在就去找徐书记,把俺的心里话说给他听听。”

望着老杨坚定执着的背影,老伴紧锁的眉头突然舒展开来,她猛然一拍巴掌,兴奋道:“这老头子,不显山不露水的,说出来的话还挺让人佩服的!”

半碗面馆

□ 马海霞

在小镇街口,老李夫妇刚接手了一家面馆。饭点未到,夫妻俩百无聊赖地坐在店里,挂在墙上的电视机播放着不知名的电视剧。

一会儿,店里进来一对中年男女,女的清瘦娇小,男的戴着眼镜,个头不高,夫妻俩忙起身热情招呼。

他们点了两碗肉丝面,老李赶紧到厨房做去了,老李妻边看电视边和他们聊天。十几分钟后,老李妻进厨房端出了一海碗肉丝面。眼镜男看到后,忙说,碗这么大,我们不要两碗了,要一碗就行。

老李妻一听就烦了,对眼镜男说,已经开始做了。

眼镜男继续说,关键我们不知道一碗面有多少,早知道是这种海碗,我们肯定要一碗的。不是钱的问题,是我们吃不下了,你就给退一碗吧。

老李妻听完,扔下一句,碗大碗小,你也没提前问呀?是你自己要的,已经快做好了,你退了,我们卖给谁?

眼镜男见她生气了,赶紧解释道,大姐,你误会了,我的意思是,要是面没开始煮,我们就退一碗;要是开始做了,我也不会让你们赔了本钱,我付两碗面的钱,但只要一碗面。我们实在吃不了,你端上来也是浪费,就算我出钱请你们夫妻吃碗面,好吗?

这时,老李走出厨房,把另一碗也端了上来,示意老伴送过去。老李妻和老李低语了几句,老李没说话。

眼镜男把面推到女人跟前,起身走到了柜台处,把两碗面的钱递给了老李。老李看了一下,没拿。

等他们吃完面和老李夫妇打招呼准备离开时,老李突然跟了出来,将一碗面的钱递给眼镜男,说,兄弟,这钱退给你。

眼镜男说啥也不接,两个人推让了好久。最后,老李说,这样吧,我退给你半碗面的钱,你再不拿,就是打我的脸了。

眼镜男无奈,只好收下了半碗面钱。两个男人握手道别,一个说,下次再来这座城市定会来看看大哥;一个说,下次再来,一定请他们好好吃一顿。

眼镜男和女人离开面馆后,老李好像又记起了啥,赶紧追了出去。回来后,老李妻问老李,咋回事。老李回答,刚才追出去是告诉眼镜男,自己是租的别人的面馆,过几天要改店名的……

你想好店名了?老李妻问。老李回答,我才跑出去时,已经决定了,就叫“半碗面馆”。我已经告诉眼镜男了,让他下次路过这里时,一定来“半碗面馆”坐坐。

老李妻说,我们也应该推出半碗面,让那些饭量小的顾客可以少花钱,不浪费。

金粟一香许桂芬(上)

□ 顾仁洋

许桂芬,字金粟,又字一香,龙冈镇许巷村人,生卒年无确切考证。其名与字均含桂花之意,究其为学为官为人一生,恰如桂花一般,“花小如粟,色黄如金。”

为学:家酷贫却颖而好学

许桂芬自幼家贫,却酷爱读书,发愤图强,立志靠读书出人头地,故而14岁即中秀才,中举后次年即成进士。

《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——人物志》中载,许桂芬“幼颖异,家酷贫。一日,忽然泣涕辍食。父问故,曰:恨不读书耳!既就傅,攻苦逾恒,冬寒夜涌,置足芦絮中以取暖。与步寓同岁(注:同治九年)举于乡。明年(注:同治十年),成进士。”

《许氏宗谱鸾凤堂卷——〈桂芬公小传〉》则详细描述,许桂芬“家世酷贫,无立锥之地。父讳步祥,为人佣赁,放鸭营生。桂芬公其长子也。约六七岁时,随父放鸭。值汛期,豪绅黄某查圩,以群鸭上下塌圩为由,凌辱毆击其父。公目击其事,涕泣辍食数日,发愤立志,誓欲读书上进,以雪此恨。奈家徒四壁,无力供其入塾。时许巷私塾孤悬于庄外水田之中,遂终日放鸭于其附近,于塾外聆听诸童

诵读及塾师讲述,凝神净虑,专心致志。精诚所至,金石为开,竟致心领神会。诸童对课,争相请教。终致为师所知,不信,复审为实,大为叹服。慨曰:‘此诚空前甚至绝后之奇闻也。彼一幼童,仅于塾外耳读年余,竟至此境界,纵属天资,实为人为。’徒择师,师亦择徒。今遇此良材,若不能罗致培育之,必将遗憾终身。”遂力劝其父送入塾,免全费,仍为其父母婉拒,辗转思索,遂聘媒招其为东床,尽力助其苦读,从此手不释卷。冬深夜寒,置足于芦絮中,以补衣单。如斯苦学不辍,十四岁即中秀才。同治九年庚午(1870年),赴南京应试中举,次年辛未科(1871年)殿试金榜进士,从此步入仕途。”

《古堤神韵》(徐长源等著)中则写道,许桂芬虽然“父亲当雇工,为人放鸭,母亲是个盲人。”却一心求学苦读,“冬深夜寒,双脚置于芦絮中,以补衣单;夏夜暑热,以艾草驱蚊,借助月光,以节省灯油。如此边工边读,苦学不辍,虚心求教,终有所获。”

《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——人物志 翥步鸾》载,翥步鸾兄弟步鼈“制行严峻,善教授”,步鸾“师事之”。又说“鼈门人,以科名显者又有许桂芬、万人杰。”可知,翥步鸾与许桂芬亦曾师出同门,有同

窗之谊。步鸾虽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,得兄长教诲真谛,但通过两人同一年中举,翥步鸾却晚于许桂芬九年考中进士,更可窥见许桂芬的治学之勤勉,读书之用力,好学之上进。

为官:所任之处皆有政绩

许桂芬在山东从知县到州官,为官近二十年,志书上留下记录的,恰如《东华录光绪朝卷一百三十三》所载,“许桂芬,亦皆洁己奉公,锐意整顿,用能力祛积弊……”诚所谓能干事、能干事,且为官清正,享有盛名。同时,许桂芬为官恪尽职守,故而在黄河泛滥防洪过程中,最终积劳成疾,病逝于任上。

《民国续修盐城县志卷十二——人物志》载(注:《许氏宗谱鸾凤堂卷〈桂芬公小传〉》所述基本相同,故以志书记录为准),许桂芬“以知县历任山东招远、栖霞、费县。三署临清直隶州,所在有名绩。去费县日,留俸钱八千缗,施棺木糜粥济穷乏,费人刊石颂其事。临清时,兼榷关税,革积弊,岁溢额二十余万,悉以报解州治。溯运河粮道,某督漕过境索供,不遂。迫令即启行,时秋汛暴涨,堰启则伤稼,因拒其请,督守益力。属邑武城灾民聚哄,令不能禁,单舸往捕首乱者,众惊散。巡抚丁宝楨,李秉衡先后举举行上闻。”

